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三筆 第二卷（十六則）

漢宣帝不用儒漢宣帝不好儒，至雲俗儒不達時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於名實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。匡衡為平原文學，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，當世少雙，不宜在遠方。事下蕭望之、梁丘賀。望之奏衡經學精習，說有師道，可觀覽。宣帝不甚用儒，遣衡歸故官。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，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？且是古非今之說，秦始皇、李斯所禁也，何為而效之邪？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，宏恭、石顯因以擅政事，卒為後世之禍，人主心術，可不戒哉！國家府庫真宗嗣位之初，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，是時，至道三年也，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，錢四百六十五萬貫，絹、紬一百九十萬匹，絲、綿六百五十八萬兩，茶四十九萬斤，黃蠟三十萬斤。自後多寡不常，然大略具此。方國家全盛，民力充足，故於徵輸未能為害。今之事力，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，所謂縉錢之人，殆過十倍。民日削月朘，未知救弊之術，為可慮耳。黃蠟一項，今不聞有此數。

劉項成敗漢高帝、項羽起兵之始，相與北面共事懷王。及入關破秦，子嬰出降，諸將或言誅秦王。高帝曰：「始懷王遣我，固以能寬容，且人已服降，殺之不祥。」乃以屬吏。至羽則不然，既殺子嬰，屠咸陽，使人致命於懷王。王使如初約，先入關者王其地。羽乃曰：「懷王者，吾家武信君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顛主約？今定天下，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，懷王亡功，固當分其地而王之。」於是陽尊王為義帝，卒至殺之。觀此二事，高帝既成功，猶敬佩王之戒，羽背主約，其未至於如此，成敗之端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高帝微時，嘗繇咸陽，縱觀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「大丈夫當如此矣！」至羽觀始皇，則曰：「彼可取而代也。」雖史家所載，容有文飾，然其大旨，固可見雲。

占術致禍吉凶禍福之事，蓋未嘗不先見其祥。然固有知之信之，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。漢昭帝時，昌邑石自立，上林僵柳復起，蟲食葉曰「公孫病已立。」眭孟上書言，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，勸帝索賢人而禪位，孟坐襪言誅，而其應乃在孝宣，正名病已。哀帝時，夏賀良以為漢歷中衰，當更受命。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，賀良坐不道誅。及王莽篡竊，自謂陳後，而光武實應之。宋文帝時，孔熙先以天文圖讖，知帝必以非道晏駕，由骨肉相殘，江州當出天子，遂謀大逆，欲奉江州刺史、彭城王義康。熙先既誅，義康亦被害，而帝競有子禍，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。薄姬在魏王豹宮，許負相之當生天子，豹聞言心喜，因背漢，致夷滅，而其應乃在漢文帝。唐李錡據潤州反，有相者言，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，錡聞之，納為侍人。錡敗，沒入掖庭，得倖憲宗而生宣宗。五代李守貞為河中節度使，有術者善聽人聲，聞其子婦符氏聲，驚曰：「此天下之母也。」守貞曰：「吾婦猶為天下母，吾取天下，復何疑哉？」於是決反，已而覆亡，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後。

絳侯萊公漢周勃誅諸呂，立文帝以安劉氏，及為丞相，朝罷趨出，意得甚。上禮之恭，常目送之。愛盎進曰：「丞相何如人也？」上曰：「社稷臣。」盎曰：「絳侯所謂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，主在與在，主亡與亡。方呂後時，諸呂用事，擅相王，絳侯為太尉，本兵柄，弗能正。呂後崩，大臣相與共誅諸呂，太尉主兵，適會其成功，所謂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驕主色，陛下謙遜，臣主失禮，竊為陛下弗取也。」後朝，上益莊，丞相益畏。久之，勃遂有連擊廷尉之禍，幾於不免。寇萊公決澶淵之策，真宗待之極厚，王欽若深害之。一日會朝，准先退，欽若進曰：「陛下敬畏寇準，為其有社稷功邪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欽若曰：「臣不意陛下出此言！澶淵之役，不以為恥，而謂准有社稷功，何也？」上愕然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城下之盟，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。今以萬乘之貴，而為此舉，是盟於城下也，其何恥如之！」上默然不能答。由是顯准稍衰，旋即罷相，終海康之貶。嗚呼！絳侯、萊公之功，揭若日月，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，移兩明主意，訖致二人於罪斥，讒言罔極，吁可畏哉！

無名殺臣下《傳》曰：「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？」古者置人於死地，必求其所以死。然固有無罪殺之，而必為之名者。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，大農顏異以為本末不相稱，天子不悅。湯又與異有隙。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，異不應，微反唇。湯奏當異九卿，見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非，論死。自是後有腹非之法。曹操始用崔琰，後為人所譖，罰為徒隸，使人視之，詞色不撓。操令曰：「琰雖見刑，而對賓客，虬須直視，若有所譖。」遂賜琰死。隋煬帝殺高穎之後，議新令，久不決。薛道衡謂朝士曰：「向使高穎不死，令決當久行。」有人奏之，帝怒，付執法者推之。裴蘊奏：「道衡有無君之心，推惡於國，妄造禍端。論其罪名，似如隱昧，原其情意，深為悖逆。」帝曰：「公論其逆，妙體本心。」遂令自盡。冤哉此三臣之死也！

平天冠祭服之冕，自天子至於下士執事者皆服之，特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為別。

俗呼為平天冠，蓋指言至尊乃得用。范純禮知開封府，中旨鞠淳澤村民謀逆事。審其故，乃嘗人戲場觀優，歸途見匠者作桶，取而戴於首，曰：「與劉先主如何？」遂為匠擒。明日入對，徽宗問何以處。對曰：「愚人村野無所知，若以叛逆蔽罪，恐好事生之德，以不應為杖之，足矣。」按《後漢·輿服志》蔡巨注冕冠曰：「鄙人不識，謂之平天冠。」然則其名之傳久矣。介推寒食《左傳》晉文公反國，賞從亡者，介之推不言祿，祿亦弗及，推遂與母偕隱而死。晉侯求之不獲，以綿上為之田，曰：「以志吾過。」綿上者，西河介休縣地也。其事始未只如此。《史記》則曰：「子推從者書宮門，有『一蛇獨怨，之語。文公見其書，使人召之，則亡。聞其入綿上山中，於是環山封之，名曰介山。」雖與《左傳》稍異，而大略亦同。至劉向《新序》始云：「子推怨於無爵齒，去而之介山之上，文公待之，不肯出。以謂焚其山宜出，遂不出而焚死。」是後雜傳記，如《汝南先賢傳》則云：「太原舊俗，以介子推焚骸，一月寒食。」《鄴中記》云：「並州俗，冬至後一百五日，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。魏武帝以太原、上黨、西河、雁門皆寒食之地，令人不得寒食，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。」按《後漢·周舉傳》云：「太原一郡，舊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龍忌之禁。至其亡月，咸言神靈不樂舉火，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，莫敢煙爨。舉為並州刺史，乃作甲書置子推廟，言盛冬去火，殘損民命，非賢者之意，宣示愚民，使還溫食。於是眾惑稍解，風俗頗革。」然則所謂寒食，乃是冬中，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。

進士訴黜落天禧三年，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，即取元試卷；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，立以為世質等所試，不至紕繆，已牒滑州依例解發。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，其試卷仰本州繳進。世質等仍未得解發。及取到試卷，詔貢院定奪，乃言詞理低次，不合充薦，復黜之，而劾胡則、崔立之罪。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，故有被黜出來訴其在者。至於省試亦然，如葉齊之類，由此登第。後來無此風矣。

後漢書載班固文班固著《漢書》，製作之工，如《英》、《莖》、《咸》、《詔》，音節超詣，後之為史者，莫能及共彷彿，可謂盡善矣。然至《後漢》中所載固之文章，斷然如出兩手。觀《謝夷吾傳》云，第五倫為司徒，使固作奏薦之，其辭至有「才兼四科，行包九德」之語。其他比喻，引稷、契、咎繇、傅說、伊、呂、周、召、管、晏，以為一人之身，而唐、虞、商、周聖賢之盛者，皆無以過。而夷吾乃在《方木傳》中，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，固之言，一何太過歟？

趙充國馬援前漢先零羌犯塞，趙充國平之，初置金城屬國，以處降羌，西邊遂定。

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，至比周之方、虎。後漢光武時，西羌人居塞內，來歙奏言，隴西侵殘，非馬援莫能定。乃拜援太守，追討之。羌來和親，於是隴右清靜。而自永平以後，訖於靈帝，十世之間，羌患未嘗少息。故范曄著論，以為「二漢御戎之方，為失其本。先零侵境，趙充國遷之內地；當煎作寇，馬文淵徙之三輔。貪其暫安之勢，信其馴服之情，計日用之權宜，忘經世之遠略，豈夫識微者之為乎？」援徙當煎於三輔，不見其事。《西羌傳》云，援破降先零，徙置天水、隴西、扶風三郡，事已具《援傳》。然援本傳，蓋無其語，唯段紀明與張矣爭討東羌奏疏，正謂趙、馬之失，至今為梗。充國、文淵，為漢名臣，段貶之如此，故曄據而用之，豈其然乎？

漢人希姓兩《漢書》所載人姓氏，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，漫紀於此，以助氏族書之脫遺。複姓如公上不害、合傳胡害、室中

同、昭涉掉尾、單父右軍、陽城延、息夫躬、游水發根、吾丘壽王、落下閔、梁丘賀、五鹿充宗、公戶滿意、堂谿惠、申章昌、浩星賜、闕門慶忌、安國少季、馬適建、都尉朝、毋將隆、紅陽長仲、烏氏羸、周陽由、勝屠公、毋鹽氏、歐侯氏、士孫喜、索盧恢、屠門少、瓜田儀、工師喜、駁馬少伯、公乘歛、鮭陽鴻、弓裡游、公沙穆、胡母班、周生豐、友通期、公緒恭、公族進階、水丘岑、叔先雄。單姓如繒質、蟲達、靈常、賁赫、其石、旅卿、秘彭祖、革朱、穆樂、冷豐、冥都、馮中翁、蒯徹、直不疑、閔孺、使樂成、栢育、制氏、猗頓、義縱、雋不疑、疏廣、雲敞、枚乘、終軍、鹵公孺、食子公、馯臂、棚結、衡胡、乘宏、簡卿、焯欽、所忠、假倉、畦孟、■輝、涂輝、射姓、後倉、姓偉、如氏、直氏、百政、免公、發福、質氏、濁賢、稽發、萬章、■氏、倫羽、繡君賓、漕中叔、栩丹、帛敞、遲昭平、汝臣、駒幾、稱忠、逢普、台崇、沐茂、區氏、勞丙、抗徐、闕宣、沮俊、卑整、編■、亶誦、尋穆、夜龍、弓林、行巡、祿諷、角閔、芳丹、堅鐔、錫光、儒偉、重異、力子都、維汜、詩索、繇延、夷長公、防廣鐔顯、移良、緜玉、蕃向、渠穆、臨孝存、脂習、笮融、茨充、處興、興渠、具瑗、諒輔、騰是、卿仲遼、謁煥、矯慎、晃華、窪丹、禰衡。

絳灌《漢書·陳平傳》，「絳、灌等讒平。」顏師古注云：「舊說雲，絳，絳侯周勃也，灌，灌嬰也。而《楚漢春秋》，高祖之臣，別有絳灌，疑味之文，不可據也。」《賈誼傳》，「絳、灌、東陽侯之屬盡害之。」注亦以為勃、嬰。按《史記·陳平世家》曰：「絳侯、灌嬰等咸讒平」，則其為兩人明甚。師古不必為疑辭也。《楚漢春秋》陸賈所作，皆書當時事，而所言多與史不合。師古蓋屢辨之矣。《史》、《漢·外戚·竇皇后傳》，實書絳侯、灌將軍，此最的證也。夏侯嬰為滕令，故稱滕公。而《史》並灌嬰書為滕、灌，賈誼所稱亦然，甚與絳、灌相類。《楚漢春秋》一書，今不復見，李善注《文選》劉歆《移博士書》云：

「《楚漢春秋》曰，漢已定天下，論群臣破敵禽將，活死不衰，絳灌、樊噲是也。功名立，臣為爪牙，世世相屬，百出無邪，絳侯周勃是也。然則絳灌自一人，非絳侯與灌嬰。」師古所謂疑味之文者此耳。張耳歸漢，即立為趙王，子敖廢為侯，敖子儻嘗為魯王，文帝封為南宮侯，而《楚漢春秋》有「南宮侯張耳」。淮陰舍人告韓信反，《史記·表》云奕說，《漢·表》云樂說，而《楚漢》以為謝公。其誤可見。題詠絕唱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，自其先人，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，故名曰「遂初」；先壘在其上，名曰「望雲」；種桃數百千株，名曰「芳美」；鑿地湧泉，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，名曰「通惠」。求詩於一時名流，自葛魯卿、汪彥章、孫仲益既各極其妙，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。《遂初亭》曰：「結廬傍林泉，偶與初心期。佳處時自領，未應魚鳥知。」《望雲亭》曰：「白雲來何時，英英冠山椒。西風莫吹去，使我心搖搖。」《芳美亭》曰：「高人不惜地，自種無邊春。莫隨流水去，恐污世間塵。」《通惠亭》曰：「水行天地間，萬派同一指。胡為穿石來？要洗巢由耳。」四篇既出，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。吳傳朋游絲書，賦詩者以百數，汪彥章五言數十句，多用翰墨故事，因已超拔，而劉子翬彥衝古風一篇，蓋為絕唱。其辭有：「圓清無暇二三月，時見游絲轉空闊。誰人寫此一段奇，著紙春風吹不脫。紛壇糾結疑非書，安得龍蛇如許躍。神蹤政喜繁不斷，老眼只愁看若無。定知苗裔出飛白，古人妙處君潛得。勿輕漠漠一縷浮，力適可掛千鈞石。眷予弟兄情不忘，軸之遠寄悠然堂。謝公遺髯凜若活，衛後落鬢搖人光。翻思長安夜飛蓋，醉哦聲落南山外。亂離契闊四十秋，筆意與人俱老大。政成著腳明河津，外家風流今絕倫。文章固自有機杼，戲事豈足勞心神？」此章尤為馳騁痛快，且卒章含譏諷，正中傳朋之癖。予少時見二公所作，殊敬愛之，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，懼其益久而不傳，故紀於此。

秀才之名秀才之名，自宋、魏以後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，而今人恬於習玩，每聞以此稱之，輒指為輕己。因閱《北史·杜正玄傳》載一事云：「隋開皇十五年，舉秀才，試策高第，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，素怒曰：『周、孔更生，尚不得為秀才，刺史何忽妄舉此人！』乃以策抵地不視。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，曹司重以啟素，素志在試退正玄，乃使擬相如《上林賦》、王褒《聖主得賢臣頌》、班固《燕然山銘》、張載《劍閣銘》、《白鸚鵡賦》，曰：『我不能為君住宿，可至未時令就。』正玄及時並了。素讀數遍，大驚曰：『誠好秀才！』命曹司錄奏。」蓋其重如此。又正玄弟正藏，次年舉秀才，時蘇威監選試，擬賈誼《過秦論》、《尚書·湯誓》、《匠人箴》、《連理樹賦》、《幾賦》、《弓銘》，亦應時並就，文無點竄。然則可謂難矣，《唐書·杜正倫傳》云：「隋世重舉秀才，天下不十人，而正倫一門三秀才，皆高第。」乃此也。

魏收作史魏收作元魏一朝史，修史諸人，多被書錄，飾以美言，夙有怨者，多沒其善。每言：「何物小子，敢共魏收作色，舉之則使上天，按之當使人地。」故眾口喧然，稱為「穢史」。諸家子孫，前後投訴，雲遺其家世職位，或云不見記錄，或云妄有非毀，至於坐謗史而獲罪編配，因以致死者。其書今存，視南北八史中，最為冗謬。其自序云：「漢初，魏無知封高良侯，子均，均子恢，恢子彥，彥子歆，歆子悅，悅子子建，子建子收。」無知於收，為七代祖，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。其妄如是，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，可知矣！